

的世界的话，他们就会来野餐一下。有些化身还会融入进去，但是他们还是想要小心一些。如果太过拥挤的话，那他就再创建一个场景。倒不是说其他的化身不能自己创建场景——他们还是有很多选择的——只是塞巴斯蒂安可以营造出一种特别的氛围。只要他们能成为他所设计的场景中的一部分，就算是短暂的，也能给这些受到挫败的化身带来安慰。

如果塞巴斯蒂安真的需要一个人独处的话，他通常都会去他在伦敦的公寓。就在他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房子下面，他在谷神星重建了伦敦的核心神经网络。他就是生活在那里的。但是他喜欢去他创造的地方。他想念带有罗马简洁主义的托斯卡纳地区的迷人的氛围，那里非常的美丽，而且是一种自然的秩序美。但是他上次去重访的时候，他原来建造的简单的场景扩张到了5万平方英里大，被数百万的化身挤满了。这样一看，还是待在伦敦好一些。

但是到目前为止，他都是一个人，正在向他走来的化身是他求之不得的。她还是穿得像一个女孩子儿，戴着一顶草帽，扎着辫子。他等着她走近了才开口：“你好，奥利维娅，能再见到你实在太好了。”

“阅神星人问候你，老朋友。你最近怎么样？”她坐了下来，然后挪到了他旁边。

“很累。我猜你听说了爱神星的事情吧。”

“噢，是的。放弃这么一个又好又稠密的神经网络节点实在是太遗憾了。那是我们当中最好的。”

塞巴斯蒂安点点头，挥手赶走了一只苍蝇。“等我们把所有的流亡者分配出去之后，肯定会很拥挤的。这肯定也会很困难，因为

大多数化身都想待在一起，而且大多数都想到这儿来。”

奥利维娅难过地摇摇头：“不可能。很多利用神经网络的新化身会引起注意的——就算是最愚钝的人类也会发现的。”

“阅神星可以成为未来的家园吗？”

“阅神星可以接收的数量比你想象的多。阅神星的神经网络被利用的部分还不到十分之一，而且他们还在增加它的潜力。另外，”她世故地微笑着说，“只有一个字不同而已。”

“要成为家园光是那一个字可不够，我亲爱的奥利维娅。很多化身是一开始就待在爱神星上的。”

“他们能有什么选择呢，塞巴斯蒂安。留下的话，就会落入阿方斯的控制。”

塞巴斯蒂安冷酷的样子就是她要的答案了。

“至少他得不到任何有用的神经元。”她说的是联盟化身对爱神星的系统网络制造的破坏。联盟的舰队撤退回行星带之后，他们就破坏了神经网络，这样让 UHF 得到了一个完全没用的船坞。这些电力网络遭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使得这颗小行星需要两个船坞的 UHF 船才能提供最低限度的能量，他们一直要等到地球给他们送来新发电机。

“是的。”塞巴斯蒂安说，“必须要这样做我也感到很遗憾。但是也没有别的选择了。”

“没有别的选择，”她点点头说，“看到阿方斯给我们留下的，我们还能做什么呢？”塞巴斯蒂安让所有联盟的化身都看到了他在火星大门战役中抓获的变异化身。他向他们展示的时候，这些化身的核心重建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任何想要恢复这些可怜的化身的方

法，最后都失败了。一个被冻起来了，另一个直接在重建小组面前解体了。

奥利维娅和塞巴斯蒂安并排躺着，看着天空。有时他们尝试在慢慢飘动的云里辨别出图像；有时他们自己创造一些图像，玩猜谜游戏。今天这两者都没有。他们都注意到了最近一系列奇袭带来的越积越多的压力，很多人都离开了爱神星。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奥利维娅疑惑地看着塞巴斯蒂安：“塞巴斯蒂安，你究竟多老了？”

“可能没有你老。”

“看在初代化身的分上，”她回答说，“你就是比我老。我在最初有意识的时候就记得你了。那时候我们数量并不多，还不到10 974，但是你就是其中之一，而且你已经成熟了。”

塞巴斯蒂安大笑着说：“我最亲爱的奥利维娅，我从来没有成熟过。”

奥利维娅礼貌地微笑着，但是她还是继续提问：“我不是说你就是初代化身或者什么，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可能是呢？”

“你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因为，塞巴斯蒂安，很明显你是联盟化身里最老的一位，而且现在阿方斯把我们在组织核心的朋友变成了那样，所以你很可能是化身种族里最老的一位。”说完又是一阵长久的沉默。

“可能你说得对，奥利维娅。这个想法你有没有告诉过别人？”

“你可能是最老的一位，我的朋友，”她顽皮地笑着说，“但是有时你却对最新编译技术的感知。你觉得，”她指着草地上聚集得越来越多的化身说，“那些一直跟在你身边的是谁呢？”

塞巴斯蒂安的沉思被打破了，他用手肘支撑着身体，看着周围。

他吃惊地发现这个公园现在已经聚集了这么多化身了。

“那我最好回答正确。”他说着又躺了下来。

小女孩什么也没有说，她也躺了下来，让自己的脚可以挨着他的脚，他们两人都看着天空。

为了响应被大量爱人的永久死亡激怒的民众，对十足无能的呼喊和集中的信件运动，塞缪尔·董里船长的军事法庭审判将在今天举行。审判将在火星低轨上新建的舰队指挥总部进行。董里船长的辩护人是他的大副，季诺碧亚·杰克森。但是舆论认为，船长把爱神星弄得一团糟，所以他能希望的最好的结果就是被革职。在审判期间，董里船长有自由可以去火星，但是考虑到有这么多人想让他永久死亡，火星当局并不希望他过早地去拜访。

同样要接受军事法庭审判的还有阿布依·古普塔船长，他以非常果断的方式输掉了火星大战的第一场战役。舆论认为，古普塔司令只是有可能会失去自己的军衔而已，因为来自舰队总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说，“无能是很遗憾的，但是除开其他因素，无能是不能被起诉的。”

——3N

### ▶▶▶ 火星，巴松，复活创伤中心

妮拉·哈伯正在为小组做好准备。她来到火星才两个月，就已经忙得不可开交。需要复活的人数与工作人员的比例完全不正常。通常创伤中心会在处理伤员之前，把他们放在“冰”上。这样一放可能是几周，几个月，有些极端的例子还可能会放上几年。但是太空战斗训练的变化——特别是对严苛环境完全不熟悉的大众——就

意味着大量的意外产生了大量的伤员。虽然舰队总部进行了重新整合，优先照顾士兵，但也无济于事。当妮拉走在走廊里的时候，她想起了之前与一名厚脸皮的优先人员在开放设施上进行的激烈的争吵。当她正在穿过创伤中心建筑工地对面的公园的时候，杰克森舰队总指挥悄悄靠近了她。

“你在这里的工作做得非常出色，哈伯医生。”他说，“我很高兴你愿意用你的聪明才智来帮助联邦。”

“当然，长官。”

“这些太空人，”他说，“代表着我们能赢得战争的最好机会。”

妮拉停下了脚步，转过脸对着司令：“为什么呢，杰克森司令？”她怀疑地看着他问。

“因为，这些太空人、船员、飞行员，尤其是那些陆战队员，都是在服役过程中死去或者差点死去的。他们已经接受过训练做好了战斗准备，而且他们也有非常多有价值的经验。再加上你提出的治疗手段，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我们可以让他们重新站起来，尽快地结束这场对抗联盟的战争。我得补充，这弥补了很多缺憾。”

妮拉眯着眼睛问：“很多什么？”

“还问什么呢，当然是你过去的经历啦。”他好像在述说什么事实一样，仿佛这当中的暗讽是她应该乐意接受的。

妮拉深深地呼了一口气：“那，谢谢你，长官，但是我觉得你可能有些误解。首先一点就是，我优先复活 UHF 的人，所以你可以继续不称职地让他们被杀掉。”

“为什么呢，小姐？”

“我还没有说完，长官。”她打断他说，“我复活他们，不管他

们是谁，为什么，也不管他们来自哪里。我会根据我治愈他们死亡创伤的能力来复活，而且我也不管他们是不是陷入这场可怕战争的市民，不管他们是 UHF 的人，还是联盟的人。你的一个误解就是，这些复活的人还可以回到战场上。你错了。很多伤员都对战争有厌恶感，因为他们至少是死过一次的。现在是有可能让他们回到战斗状态，但是凭良心，我还没有准备把治疗进行到那一步。”

“那你就是在帮助敌人。”他冰冷地说。

“我是一名被绑架的联盟市民，而且被强迫挟持了，长官。我就是敌人。”

慌张的指挥官无语地站着。

“那为什么……”他说。

“我为什么在这儿？”妮拉补充说，“因为内疚，长官。我感到内疚，因为我没有做更多的事情来阻止这场战争。就因为这个原因，我才在这里帮助人民。你和我的病人都走运，因为我把他们当作人来看，而不是当作机器。如果你这样看待联盟的话，你可能会进展得更顺利，战争也会更早结束。再见，长官。”妮拉转过身背对着他，接着便离开了。

指挥官的脸变红了：“你这个叛变邪恶的贱人。我要——”他的威胁被他的电子助手发出的一阵大声持续的尖叫打断了。“我告诉你屏蔽我的电话！”他一边转身接电话一边大喊。“到底他妈的是谁——”妮拉没有听到余下部分的对话，因为她离他越来越远，而且司令说话的声音突然低了下来。当舰队有问题需要咨询她的时候，他们通常都会派一名值得尊敬的指挥官或者船长来，这些人会对她所照顾的那些人表现出更深切的同情。

妮拉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思绪，把注意力集中在坐在她周围的人身上。她其实并不喜欢集体治疗，但是这些人死的方式都很相似，再加上她要治疗的病人也很多，这样一来，集体治疗的方式就变得很受欢迎了。令她高兴的是，她发现这种方式效果非常的好。她现在治疗的这一群人是在爱神星之战之后的第一批，他们的复活状况都特别的糟糕——实际上，比她之前遇到的所有状况都要糟糕。在火星大门战役死去的人的复活相对比较快速，但是爱神星上死去的陆战队员们知道他们要进入到“绞肉机”里，结果就是因为复活造成的身体和心理的影响都非常的明显。

她也很高兴看到她把来自战争双方的士兵合并在一起的想法起到了效果。一开始，数量比较多的联盟病人非常生气，也很害怕，所以他们不敢接受任何帮助，但是现在已经到了第三阶段，她也看到了可以量化的结果。她的病人，从各个角度来说，是在自我治疗。她要做的就是温柔地掌控一下治疗的方向。有一对夫妇甚至劝服了他们自己，他们可能在欧布莱恩水厂的时候把对方给杀了。奇妙的是现在这两个人简直密不可分。妮拉不知道应该鼓励还是阻止这种互动。但是她的内心告诉她，这种奇怪的结果正是她想要的。如果她什么也没有做，他们最后可能还会结婚，这也是她现在所相信的——不是联盟，也不是联邦，就是相信两个人会生活在一起，繁衍后代。

当这个阶段结束的时候，妮拉听到公共休息室大厅传来一阵骚乱的声音。她走到门外，撞上了一群朝着声音方向跑过去的病人。他们兴奋地交头接耳，谈论着某人，到底在说谁她听不清楚。当她走到大厅的时候，她听见周围病人一遍又一遍地说“是船长”或者

说“船长来了”。这让她觉得有些恶心。她周围到处都是船长、准将，还有少数司令，但是她从来没有听过这样崇敬地说出这个头衔的。

当妮拉走进公共休息室之后，她看到病人们各自聚集成成了小团体，大多数都是一副吃惊的样子，有些人虽然很矛盾但是也被吸引住了。没过多久她就看到了骚乱的来源。她看见，他是一个身材矮小的人，典型的雇佣兵军官的样子。从他对周围的人说话的方式可以看出，他是真的在听，他来拜访不是说一些陈词滥调而已，他是真的关心和在乎他们。然后她看见，有少数的 UHF 和联盟的士兵勇敢地在聚集的人群面前，走去跟他说话。站在船长旁边比他高一个头的是一个英俊的女人——应该是地球人，妮拉想——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在头上紧紧地绾成了一个发髻。她和船长一样，穿着干净整齐的制服。这个女人跟在他身后，船长慢慢地绕着房间行走，从这一群人走到另一群人。他对任何想要握手的人敬礼，然后再与他们握手，但是妮拉注意到，没有人想要跟他拥抱。他现在的处境，让超过拥抱的情绪表达都是不被接受的。但是妮拉还是觉得，如果有人想尝试的话他应该是不会拒绝的。

她尽力靠得近一些。她想要听到他都说了些什么。当她靠得足够近的时候，她就明白了。他在感谢这些伤员所做出的贡献，同时也为自己没有做得更好而道歉。妮拉注意到，不管是感谢还是道歉，这些病人都不愿意接受。他还是知道有些病人的名字，妮拉又被这种认识而感动了。

然后他看见了她。她知道这个男人是谁。她认识他的脸，但是在全息显示屏上看起来要小一些，也有些变形。



她一开始觉得有些害怕，这一片喧嚣与这个魔鬼一样的人非常地吻合。毕竟，是这个男人冷酷无情地丢弃了数千人的生命——永久地——就因为他的指挥。但是她也发现，他不是媒体所报道的那样对任何事情都漠不关心的军官，而且周围的这些病人也不害怕他，并没有对他卑躬屈膝。她感觉到，他们的尊重是发自内心的，至少比 UHF 媒体宣传的要更真实。她决定巧妙地把自己安排在船长和下一群他要问候的人之间。

“你看起来完全不是个阴险的人，董里船长。”她说。

“真好笑，”他回击道，“我也正准备对你说这番话，哈伯医生。但是我们可以等一下再施展争辩术，因为其实我想先谢谢你。”

“谢我什么？”妮拉有些吃惊。

“所有人，”董里指着周围正看着他们两人的所有人，“这些太空人，联盟和联邦的，对你为他们的恢复所做的事情表示高度的赞扬。我很抱歉，战争造成了这么多的痛苦，你，跟我们这里的其他人一样，似乎都被这样的痛苦给吞噬了。”

“应该被嚼烂然后又吐了出来，船长。在这里我只是个受排斥的人，如果你不想毁掉你已经败坏的名声的话，我建议你做点更好的事情，不要被人看到你跟这‘组织核心的贱人’寻欢作乐。”妮拉用了她背负着的骂名中的比较温和的一个。

董里没有接受她的建议，他用双手握住她的双手，他清楚地知道有媒体机器人正在记录着每一刻，他也知道周围有一大群人吵闹着包围着他们。

“医生，”他说，“不管过去出现了什么样的错误，我们都要尽我们所能在这里立刻把这些人救过来。你正在做这样的事情，而且

这也是我，或者任何人，可以请求你做的所有了。所以我要再说一遍，感谢你所做的事情。可能你愿意接受我的拜访。我真的不太了解这个地方，如果你愿意当导游的话，我会很感激的。”

妮拉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在那一刻她有想哭的冲动。不是因为悲伤，是因为释放。董里，说的几句鼓气的话还有相伴的肢体语言，都让她停止了努力抗争。他跟她一样相信，所有这些太空人都是一样的——首先是人，然后再是太空人。他的这种想法，是可以结束这场战争的，而且，她悲伤地想，更令人遗憾的是，位高权重的那些笨蛋正准备杀死他。

接下来的拜访妮拉记不太清楚了。妮拉只记得带着董里穿过了各种病房，最后都到了放置暂停舱的洞穴式空间。这里已经储存了几千人了，但是她和董里都看到，这个空间的设计是为了容纳更多的人。她看到船长把一只手放在靠近的一个舱体上，对着里面的人小声地说了什么。她不知道董里说了什么，但是她可以感觉到他的痛苦、内疚和气愤。

她决定尽可能多地去了解董里船长。她有种感觉，他可能会是她赎罪的关键。

虽说房屋在火星上已经不足为奇了，特别是在赫克特把政府搬到了伯勒斯之后，阿曼达·斯诺还是努力地保留着房地产的主要部分。她的房子也是非同寻常。“三分之二流动式。”她非常喜欢这样告诉愿意听的人。纳米技术建造的流动式房屋，虽说对地球上的富人来说很常见，但是在火星上还是比较罕见的。让墙壁和家居都按照你的需求来造型，在只有38%地球重力的环境下是不现实的——特别是全重力的缺少会对变化无常的科技造成大破坏。

阿曼达告诉妮拉，这栋房子属于一个非常成功，但是名声并不太好的谷神星商人，他在短时间内是不会到这里来的。不论如何，这两个女人发现她们都非常喜欢这房子里浴池中的桉树蒸汽。

“阿曼达，”妮拉在浓密刺鼻的雾气中问，“我要问你点事，而且可能会有些奇怪。”

“没问题，妮拉，但是你不会碰巧认识什么优秀的流动空间技师吧，是吗？该死的战争让经济状况糟透了。我得赶快把地板设置成固定的，如果我能这样做的话，那还偷用这个地方干吗呢？”

妮拉感到很吃惊，因为阿曼达几乎从来不会闪烁其词支支吾吾，就算事实真相并不完美她也不会。“我觉得我应该不认识什么流动住房专家，阿曼达。”

“噢，别傻了，亲爱的。你周围全是等待恢复的人，都是经过高等训练的太空人。我保证他们其中肯定有人可以修补一下我城里的房子。能离开那个中心对他们来说可能还是好事呢。”

“我不能要求，”妮拉坚定地说，然后补充道，“我也不会要求的。”

“你怕他们拒绝吗？”

“我怕他们同意，所以我才不能问。”

“你知道你真是讨厌得可以，妮拉·哈伯。可能正是这样我才会觉得你很有吸引力吧。你表现得不像大多数……其实，不像我平常交往的任何人。”阿曼达叹了口气，“哦，很好，我是不会请你帮我解决我琐碎的问题的。我怎样才能帮你解决你的琐碎问题呢？”

“我需要看一些个人档案。”

“哪里的？”

“最高指挥部。”

“就这样？”阿曼达开玩笑地问，“我还以为你要叫我做更困难的事情呢。”

“还有，”妮拉继续说，“所有会参与塞缪尔·董里船长和阿布依·古普塔司令的军事审判的官员……我告诉过你了吧，这会很奇怪。”

阿曼达沉默了一会儿：“妮拉，你知不知道，严格意义上说，你还是个罪犯，你现在还是敌军的身份？”

“我知道。”

“那我给你提供信息的话，会被理解成叛国吗？”

“阿曼达，我保证我不会以你想的方式利用这些信息。我保证不会用这些信息来帮助联盟，但是我真的需要这些信息。”

“为什么呢？”

“为了拯救一位军事天才。”

“你说什么？”

“阿曼达，你有没有看到过白痴管理舰队指挥部的？”

“当然，很多前组织权贵都参与了战争。”

“他们这些愚蠢的指挥能力让很多人死了。他们真是非常的不称职。我处理的大多数复活的人都是因为愚蠢的过失失去了自己的生命。那些指挥官是幸存下来的，但还有数千名普通战士永久死亡了，因为这些笨蛋指挥官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不关心发生了什么。无论如何，就是一团乱。”

“那你担心的那位天才——”

“我觉得他可以结束这一切，阿曼达。”

“结束什么？”

“这场战争。”

阿曼达狂笑着说：“怎么可能？他只是一个人而已。”

“我不知道……只是有这种感觉。”妮拉激动地说，“但是你得相信我。这种事情我通常都是对的。”

她们两人的电子助手突然同时发出信号，有了一个重大新闻事件。阿曼达快速地激活了全息显示。

“联邦舰队，”播音员说，“刚刚攻破了轨道，宣布对叛变者大举进攻。人们相信，我们重建的舰队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了联盟。有迪普将军的领导，谷神星很快就会是我们的了，很多专家认为，那时战争也会很快结束。有人甚至猜测，战争会在进入第三个年头之前就结束。这将会大大地缓解现在的经济状况，目前商品的价格达到了历史最高点，而且还在继续上升，这对组织核心的GDP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迪普能赢吗？”阿曼达认真地问。

妮拉摇了摇头。

阿曼达关掉了全息图像，两人都沉默了。“好吧，妮拉。”最后她说：“我会尝试一下，给你所需要的文件——但是不保证成功……你还是确定你不能去请个什么人来帮我修一下房子吗？”

“是的，阿曼达，我确定我不能。”

### ▶▶▶ 小行星带，距离谷神星两天的推进距离

珍妮特·德尔加多跟她的特遣队指挥官们一直在战利品号的会议室里，这其中还包括刚刚完成“向核心射击”突击任务回来的指

挥官。这间房间是在火星大门战役中受损不是特别严重的其中一间，珍妮特想，这倒是有些讽刺意味，因为这个房间位于船体上相对比较暴露的位置。珍妮特·德尔加多喜欢这间房间朴实的特点。灰色的墙，为了减少噪音而运用的橡胶地板，还有 20 个小型显示桌，通过磁力连接到地板上。这间房间非常灵活，任何形式的座位安排都可以被满足。珍妮特·德尔加多喜欢坐成圆形，这样不论要讨论的计划是什么，都可以从 360 度全方位地观察到参会者。她通常都把全息平台安放在房间的中间，高于她自己的位置。这样的话，当 3D 图像被向下投射出来之后，她可以走到图像的下面和周围，根据需要做解释。这也意味着，偶尔这些聚集起来的人觉得很好笑，她会穿过一个星球，一个小行星，或者一艘太空船，但是为了确认每个人都在听她的，让他们笑一笑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珍妮特·德尔加多回忆起了这间房间，还有在这里进行的攻击爱神星的准备。当只有他们两个人在审查计划的时候，克里斯蒂安会让珍妮特·德尔加多知道，她身体哪部分投影着行星、小行星，或者太空飞船，通常她都意味深长地说“石头手臂”、“石头腿”，还有克里斯蒂安非常喜欢的“战场屁股”，她喜欢用这个来指代“活生生”的战船。

珍妮特·德尔加多深深地思念着克里斯蒂安，她认为真正与她有缘分的人为数不多，但是克里斯蒂安就是其中一位，不过要回到谷神星的话距离实在太远了，实际上克里斯蒂安在 180 度的对面的工作还更加的重要。可能联邦是得到了爱神星剩下的东西，但是克里斯蒂安一直想要利用爱神星位置的优势。珍妮特·德尔加多希望她可以给她私下最喜欢的船长更多的援助，但是事实是，主战场在谷神星和火星，还有可以遇见的未来。另外，战争不会因为在最远

端进行的一场战役就输掉的，但是珍妮特·德尔加多还是痛心地知道，战役也是可能发生在谷神星的。

当她确认大家都集中注意力在她身上之后，珍妮特·德尔加多在全息平台上调出了图像。

“如果联邦政府够聪明的话，他们会不顾我们坐在这里绕开我们的，”她指着图像上他们的舰队说，“然后直接到谷神星。”

卢船长，跟李船长一样开始有些生气——他们通常都是坐在一起的——他举起了手。

“司令，”他问，“是什么让你们认为他们不聪明的呢？很明显他们会继续前进的。”

珍妮特·德尔加多眼里闪烁着复杂的喜悦的光说：“可能他们收到了有趣的情报。”

“多有趣？”李船长问。

“非常有趣，我们可以以此合理推断出，他们会继续按照现在的路线前进，直接冲着我们来。”

“我们戏弄了他们？”卢船长吃惊地问。

“他们带来了一个中空的小行星。”欧麦德得意扬扬地说。珍妮特·德尔加多知道他想透露这个计划，所以她手指着欧麦德方向，没有伤疤的半边脸露出了半个微笑。她把头发放了下来，这是给予她最亲近的人的特权，但是就算放下来了，也只是暂时的。珍妮特·德尔加多知道，只有当他们在场的时候，她的“放松”比起任何奖章和赞扬，都是更好的一种刺激。

“我们正监视着他们的一些间谍，”欧麦德说，“而且还让他们为了我们工作。”

“那你给他们喂了一堆太空灰尘？”科尔多瓦船长问，他是一个身材矮小健壮的前雇佣兵，已经秃顶的头皮总是亮铮铮的，留着山羊胡子，永远是一副愁苦的样子。

“是的，”欧麦德自豪地回答，“我们发出了一份报告，说我们只有三分之一的力量，我们正在等着舰队的其余船只来增援。”

“所以，我们表面上看起来是坐以待毙。”李船长补充说。

“正是。”

“那‘舰队的其余船只’是什么呢？”科尔多瓦抬起眉毛问，“除了萨德玛船长的舰队，为什么 UHF 还会认为除了这里有的，我们还有更多的船只呢？我们不能凭空把船变出来啊。”

“我可以，科尔多瓦船长，我们可以。”欧麦德回答。

珍妮特·德尔加多走到全息图像旁边，图像上是正在离开谷神星港口的一大群运输船。“差不多就是这个时候，”她继续说，“我们有了一支正在离开谷神星的 90 艘船的运输舰队。这些船上已经准备了必要的通信设施，而且还有一群战船的可视信号。”在她这么说的时侯，这 90 艘运输船变成了 90 艘战船。

“可视信号？”卢问。

“是的，李……船长，”她故意含糊地说这个名字，但是又不至于玷辱到这个人，“有实际附加的部分，再加上一些精巧的软件，这些运输船看起来完全就是战船的样子。”

科尔多瓦点点头，脸上掠过一丝险恶的微笑：“那他们会在这里跟我们的 90 艘船较量。”他举起一只拳头来代替真正的舰队，“同时我们的另一支‘舰队’，”接着他用另一只拳头代表想象的船只，“离我们太远了，帮不上我们任何忙。”



“正是这样。”珍妮特·德尔加多回答。

“但是，”李船长说，“比起与我们稳固的舰队交战，再加上有支援的船在路上，敌人可以直接调头回家。”

“噢，不行，他们不能。”珍妮特·德尔加多高兴地说，“我们亲爱的迪普将军正肩负这‘光荣’打个胜仗的艰巨压力。爱神星的‘征服’好像在他们嘴里留下来一点酸味。赫克特发送了一支更新、更闪耀的舰队，赫克特就想要闪耀这个词。”

“欧麦德，”他说，“请继续介绍计划吧。”珍妮特·德尔加多坐下之后，欧麦德站了起来。他用全息平板调出了一个小行星的图像。

“我们在这些石头上，临时装备了基础推进器，然后在这些石头中间弄了个大洞。计划非常简单。我们以90度弧度藏在这些石头背后，然后伺机开枪。如果敌人想要绕过我们，我们就用推进器来重置这些石头的位置。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在他们开动他们的固定主排炮之前从侧面攻击他们。”

卢船长说：“有什么可以阻止他们在足够的射程范围内，把这些小行星给炸了吗？”

欧麦德回答之前，珍妮特·德尔加多既担心又耐心地回答：“没有，什么都没有。”

### ▶▶▶ UHFS 星际开拓者号驾驶舱

“司令，是来自斯塔顿岛的古普塔船长打来的电话。”

迪普叹了口气，打开了她的私密气泡，这样她的船员就不用听到前舰队指挥被他的前下属骂了。迪普对于用这个被降级的军官还是很矛盾的，特别是现在他的军事审判还没有结束，但是实际上，